

太华山下的旷世情谊

顾炎武与王弘撰交往记事

人物



华阴市小南村西村口王弘撰像。冯旭荣 摄

关中自古学者辈出,延至清初,人物繁盛,其思想学说影响天下,引起顾炎武注目。顾炎武,字宁人,世人尊称亭林先生。南直隶昆山人,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和大学者。梁启超先生说:“我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为人……深信他不仅是经师,而且是人师。”(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)他曾经四次入关,结交关中李因笃和王弘撰等学者。李因笃籍贯富平,乃清初关中诗坛主将。王弘撰,字无异,文修,号太华山史,又署鹿马山人。华阴人。他在程朱理学、金石、诗文、书画方面卓然大家,有“风骚云收霞催月上”之称誉,更是“关中声气之领袖”。

康熙二年(1663年),顾炎武首次由山西入关,访王弘撰于华阴西岳庙南小堡内的待庵(即砥斋),遂与订交,两人一生的友谊就此展开。顾炎武与王弘撰具有相近的家世,其前辈都是明王朝的官宦,又都博学多才,精通经典,且有共同的理想志向和深厚的故国情结。

康熙十六年(1677年)二月,顾炎武与王弘撰相约,同至北京昌平,谒天寿山及怀宗撤骨。怀宗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,甲申之变,自缢于北京煤山,怀宗是清廷为他所上的庙号。朱由检死后葬于思陵,地处十三陵之西南隅的鹿马山南麓。此行,顾炎武作有《谒撤骨文》和《二月十日有事于先皇帝撤骨》诗。后一首诗中有“华阴有王生,伏哭撤骨床下。亮矣忠思情,咨嗟传宦者”句,“亮”,指忠正坦白之意;“宦者”指旧太监,据考证,原本这两句诗下有自注,云:“吕太监言,昔年王生弘撰来祭先帝,伏哭御座前甚哀。”这次入关,顾炎武“将筑山居老焉”,也就是说,将在这里安居以度晚年了。

这件事,顾炎武思谋已久,想在北京晋谒鹿马山的日子,与王弘撰有过深入交流,终于下定决心。顾炎武非常满意王弘撰安排住太华山下“明善堂”的生活条件,安顿好后,作《雨中至华下宿王山史家》,诗云:

重寻荒径一冲泥,谷口塘东路不迷。
万里河山人落落,三秦兵雨雨凄凄。
松阴旧翠长浮院,菊蕊初黄欲照畦。
自笑飘蓬垂老客,独骑羸马上关西。

顾炎武十余年前到过太华山下造访王弘撰,这次是第二次见访,故曰“重寻”;因为王弘撰也是“以游为隐”,不常在关,所以,诗中引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之“三径就荒”之典。“冲泥”,雨中践泥而行。“谷口”,

东汉郑朴隐居处。“墙东”,隐者居宅,庾信《和乐仪同苦热诗》有“寂寥人事屏,还得隐墙东”诗句。“落落”,指王弘撰疏旷不吻合。此诗表现出称誉王弘撰和表述自己心情的主题。

顾炎武确定在太华山下定居,主要原因,他在给《与三侄书》里说“秦人慕经学,重处士,持清议,实与他省不同”,而且,“华阴结轶关、河之口,虽足不出户,而能见天下之人,闻天下之事。一旦有警,入山守险,不过十里之遥;若志在四方,则一出关门,亦有建瓴之便”。秦地文化氛围好,尊重重道。这里的地理位置也好,不但“结轶关、河之口”,各路消息灵通,而且是“三秦要道,八省通衢”,出潼关,便至中原;越秦岭,南下江淮;出萧关,出至荒漠;西别大散关,路通西域。“一旦有警”,也能够立即入山避匿,有王弘撰在乱中入山八年得以保全的先例,再说,他“笃于朋友”,礼数周全,热情好客,还有李因笃、李颀等同道朋友,可以互相论学研讨。因之,顾炎武以为此地确实乃理想的“将筑山居老焉”之地。于是,是年秋,把原来放置在祁县戴廷斌为他所构之书堂的书箱,尽数搬至华阴。

先哲说:“天时不如地利,地利不如人和”(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)。顾炎武之所以晚年决意定居太华山下,三个条件都具备,尤其是王弘撰如此可以信赖的朋友。然而,顾炎武一生追索学问,颠簸路途,虽然安居太华山下,还是继续四处游历……

康熙十八年(1679年)十一月,顾炎武从山西入关,归太华山下。他与王弘撰重逢,格外亲切。二人朝夕相处一起论学的情形,王弘撰在《复汤荆岷侍讲》的信中写道:“弘撰以不才,又衰病侵寻,西归以来,益复愈甚。唯是与顾亭林先生朝夕同处,以古道相砥,优游山水之间,差足娱耳”。所谓“古道”,泛指古代的制度、学术、思想、风尚等,顾炎武著述的目的甚为明确,自谓:“所著之书,皆以拨乱反正,移风易俗,以驯致乎治平之用”(《亭林文集·与友人论学书》卷六);在《初刻日记录自序》里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:“其所欲明学术,正人心,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。”以此观之,顾炎武与王弘撰“以古道相砥”,就是探讨明道救世经世致用的学问,而绝不谈无益之事。为什么呢?因为顾炎武“感四国之多虞,耻经生之寡术”(《亭林文集·天下郡国利病书序》卷六),他抱定“拯斯人于涂炭,为万世开太平,此吾辈之任也。仁以为己任,死而后已”(《亭林文集·病起与蓟门当事书》卷三)的决心,以“保天下者,匹夫之贱,与有责焉耳矣”(《日知录·正始》)的责任与担当,展开他一生的治学与著述活动。这些,都是他与王弘撰“朝夕同处”所讨论的重大主题吧。

康熙二十一年(1682年)正月初九,顾炎武卒于山西。彼时王弘撰正在江南游历,直至夏天才接到噩耗,他在《顾亭林徵君卒》里专门记载了此事。他“深以不获抚柩一哭为憾”,“涕下霑衿”(《山志》二集卷二),悲痛万分。

次年,王弘撰将“读易庐”更名为“顾庐”,以此寄托对顾炎武的哀思。李因笃在《题无异先生顾庐三首》的题词中有载:“异先生初辑是庐,学《易》其中,因以顾之。顾亭林先生至华下,借居之。亭林先生既歿,山翁改署今名。”而后的几年间,王弘撰对顾炎武思念不已,过往的交谊历历在目,康熙二十七年(1688年),作《哭亭林先生六首》,字字带血,句句泣泪,字里行间满是对故友的思念和悲痛。

此后,王弘撰曾三过顾炎武墓,焚香浇酒,祭奠先生,并有诗作。《再过亭林先生墓下作》中诉说“三年客江南,两度抚君墓”。这次过顾炎武墓,当是在深秋季节,看见墓的四周秋花开放在萋萋野草中,先生长眠于此。王弘撰回忆起顾炎武与自己“明誓金石固”一般的“同心交”,“稽古启愚昧,敏求祛冥悟”,言说顾炎武对他在悟道与学问方面的启发与帮助,还提到他俩同谒鹿马山的往事。长歌当哭,一哭再哭以至于三。《过三亭林先生墓下作》,诗曰:

与君长别九年矣,白马来千里余。
独拜荒邱凄草草,更挥老泪问遗书。
为忆神期恒若否,莫将封碑比文园。
当年羊傅徒轻爵,何似龙门有外孙。

自从康熙十八年年底,王弘撰与顾炎武分别而出游江南,“与君长别九年矣”——在这漫长的岁月里,他时刻在思念着顾炎武,起首的这句诗初读如突兀而来,却是王弘撰深长深长的哀叹,饱含无限悲痛与生死两隔的无奈。迢迢千里,只为“独拜”顾炎武埋在荒草里的坟墓,末句“羊傅”指西晋的政治家羊祜,“龙门”指司马迁,外孙指杨恽,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载:“宣帝时,迁外孙平通侯恽恽祖述其书,遂宣布焉。”王弘撰的悼亡诗,诗句凄然,读之令人酸鼻。顾炎武在《广师》篇里谓:“好学不倦,笃于朋友,吾不如王山史”,信然。

明代以来,天下士子多研习王阳明心学。经过南大吉等学者的努力推广,王阳明心学在关中开始兴盛,虽然至清初,心学已成余绪,但是,还有不少学者仍然崇尚心学,例如名震天下的李颀先生。而顾炎武始终坚持“格物致知”的程朱理学,与王弘撰有着共同的哲学与思想倾向。

王弘撰不但有诗怀念顾炎武,还把他写入自己的专著之中,列入《顾炎武》专篇记述(《山志》初集卷三),在短短的300余字里,以自己的认识与切身感受,不仅写出顾炎武之容貌气质与性格特征,亦高度评价了顾炎武之勤于学的精神以及其精深之学问、文章和著作,非挚友知音不能为此文,其情谊真是旷世罕见。 □白峰



胜迹

昨夜下了一场微微细雨,天亮时天气放晴。毗邻西安永宁门和南城墙的书院门文化街热闹起来。

这里拥有唐宝庆寺塔、关中书院、孔庙、于右任故居等历史遗存和著名的西安碑林博物馆,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和吸引力的文化打卡地。由于是星期天,游人特别多,来自不同地方、操着不同口音的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,沿着青石板路面进出两旁古香古色的店铺,精心挑选笔墨纸砚、书法绘画或民间工艺品。身着汉服的花季少女手执团扇,花钿粉面,裙袂飘逸,像一只只飞舞的蝴蝶穿梭于人群中。

西安师范附小和西安文理学院(关中书院)门前有不少人拍照留念,想把文化记忆长留在这光影里。经过预约,我多年的心愿终于得到满足,有机会走进西安文理学院校园,也就是当年的关中书院旧址。去赴赴一场和古圣先贤的对话,感悟“关学”精神的真谛和余韵。

书院大门采用四柱三开间牌坊形式,顶部双面坡琉璃屋面,石柱造型仿华表柱,中间门上额题



唐代鸳鸯水丞

鉴藏

水丞,又名水盂,还有水盛、水中丞等别名。文献记载,“丞”有辅佐之意,所以就把这种用来给砚池添水的辅助性工具称之为水丞。

现藏于西安博物院的唐代鸳鸯水丞,用现在的眼光来看,它不仅“撞脸”隐形眼镜盒,就连鸳鸯尾巴都是爱心的形状,让人一见难忘。两只鸳鸯紧密相连相对而望,氛围温馨甜蜜。不用水的时候盖上鸳鸯盖,能够起到防晒洒

的作用,也便于携带,造型简约而不失精致,可见设计者的巧思。

中国式的书写、绘画离不开水。因为对水的需要,书房中的水器也格外受到重视,有偏爱水丞的收藏家更是将其称为“第五宝”。这件小小的水丞,不仅是书桌上的必需品,也彰显着主人的文化品味,蕴含着中国式的浪漫。 □国强

秦味

时逢清明假期,我带着孩子回老家祭祖,让父母享受一下短暂的天伦之乐,也想着回去的时候,自己能顺带回味一下家乡的美食趣闻。

我的家乡在渭南市合阳县,古称有莘国,位于关平原东北部,黄河西岸,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,有着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发源地的美誉。合阳镇面被称为“古代最早方便面”,是当地的代表小吃,也是一种地理标志,更是合阳人在外时融入血液的念想,这种牵挂是一种特别的记忆。

其做法是按照荞麦面粉和小麦面粉3:1的比

甃面

例,顺一个方向边加水边搅拌,搅拌成没有颗粒的糊状,舀一大勺面糊摊在很大的铁鏊上摊平整熟。吃的时候将烙好的面饼取出折好,用刀切成条,锅中水沸腾后将切好的面条放入水中煮半分钟(因为本身就是熟饼),再快速捞至碗中即可。

小时候,每逢街道过会,我就会缠着父母带我到街上吃甃面。走在街上远远就能望见醒目的横幅“坊镇甃面”。一口大锅,两张长桌,还有几条现在很少能见到的板凳,这基本上就是甃面摊的全部家当了。“悠悠万事,吃饭为大。”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乡情美味,不变的是家乡的味



道,是每个人舌尖上最美的乡愁。

多年来,不论多么响亮的品牌,影响多么广泛的饮食产业入驻家乡县城,都无法冲击甃面在人们心中的地位,它紧紧抓住了家乡人的味蕾。 □孟朋林

国色天香牡丹花

钩沉

每年春暖花开时节,唐代长安城都要举办花卉比赛,同时当场进行交易,牡丹当然是最主要的。凡品种新奇稀少,就会吸引更多人观赏而卖得高价。著名诗人白居易在《秦中吟》的最后一首《买花》中记述了当时长安城内牡丹花市上的情况,其中有“灼灼百朵红,戋戋五束素”之句。诗人柳浑也在诗中写道:“近来无奈牡丹何,数十钱来买一窠。”由此可知在唐代的牡丹价格是多么的惊人,一株牡丹竟卖到几万个铜钱,而当时的米价也不过每斗二三十个铜钱。

唐皇好佛,故寺院甚多,而许多寺院中都培育有特别出色的牡丹。

唐穆宗长庆三年(公元823年)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,当地开元寺僧人惠澄从长安运了几株牡丹在寺里栽种,四周围以栏杆隔人,唯恐损害花木,甚至找了张布帘当幕帐遮盖其上以遮阳防晒。这就有了白居易在《买花》诗中写的“上张帷幕庇,旁织鸳鸯护”。读书人徐凝在开元寺观赏了牡丹后又听说白居易将来参观,兴奋地在寺院的粉壁上写下了《题开元寺牡丹》一诗,盛赞牡丹“虚生芍药徒劳妒,羞杀玫瑰不敢开。惟有数苞红萼在,含芳只待侍人来”。白居易到寺院赏花时,一闻此诗心情大悦,遂特别邀请徐凝到府中作客,品茗论道。

唐武宗会昌年间(公元841—846年),长安大慈恩寺院内有一牡丹两株,每次花开五六百朵,引得游人如织,络绎不绝。几个官员在寺内游览时连连摇头,不住叹息道:“世上所见的好花,怎么都是深淡紫色,怎么没有深红色的呢?”住持老和尚微笑道:“哪能没有?只是诸位没见过而已。”这几位官员在寺内留恋不去,夜宿寺内,四外寻觅,却怎么也没有找见深红色的牡丹。翌日晨,老和尚说:“看到诸位如此喜爱名花,不敢珍藏,但看后请勿告外人。”几人不断点头称是,老和尚方领其一幽静小院,院中央以柏木建了围栏,栏内有牡丹一株,朝阳下,深红色的数百朵牡丹缀着点点晶莹的露珠,正在盛开,好似一团团火焰在升腾,这几位官员立马瞪直了眼睛,一直到天黑才依依不舍地离去。一日,老和尚应邀与人在外喝茶时,被匆忙赶来的徒弟告知,红牡丹被人连根带土抢去,邀他喝茶的年轻人却满脸歉意地对他说:“听说您有名花,举家都想一观,不敢开口相求,只好用此

下策。我已在寺中留下白银三十两和佳茗二斤,聊作酬谢!”难怪诗人常建游览了破山寺后,在自己的诗作《题破山寺后禅院》中发出由衷的赞叹:“曲径通幽处,禅房花木深。”

唐代诗人们在观赏牡丹时,见景生情,写下不少诗篇。诗人刘禹锡在他的《赏牡丹》中认为牡丹远胜芍药和美蓉,称赞“唯有牡丹真国色,花开时节动京城。”

清代末年,牡丹还被当作国花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有部由当红影星姜黎黎主演的电影《红牡丹》,其主题曲《牡丹之歌》称牡丹“百花丛中我最艳”“众香国里最壮观”。经著名歌唱家蒋大为演唱后,曾传遍大江南北、长城内外。歌词中有这样几句话:“有人说你娇媚,娇媚的生命哪有这样丰满?有人说你富贵,谁知道你曾历尽贫寒?”“冰封大地的时候,你正孕育着生机一片;春风吹来的时候,你把美丽带给人间。”可谓道出了牡丹的真谛。也许正因如此,在1985年5月牡丹被评为中国十大名花第二名。2019年7月15日,中国花卉协会发出《投票:我心中的国花》,向公众征求对中国国花的意向,牡丹以高达79.71%的得票率名列榜首,可谓实至名归。 □白来勤

